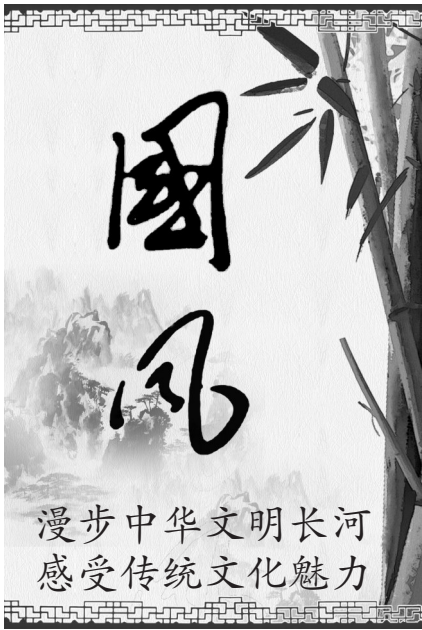




食廉录

张天野

吉光片羽 (六十九)

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，视之有度，用之有节。

【解读】：语出《增广贤文》。意思是说，君子也爱钱，但君子只挣可挣之钱，君子花钱，只做对社会对自己有益的事，而且会量力而行。

【点评】：这几句在当下非常有现实意义。君子同钱财并非是对立的，他当然可以跟普通人一样可以爱财，但他高明的地方是有道、有度、有节。这“三有”搭配取、视、用三个动词，可以看出君子成为了金钱的主人，而不是成了金钱的奴隶。我们不妨也像君子这样来约束自己。

闲上山来看野水，忽于水底见青山。

【解读】：诗句出自自翁卷《野望》。诗人登山是为了看水，而在水里却看见了青山的影子，这大约算一个意外之喜了。

【点评】：有句成语叫妙手偶得，可用来诠释这两句诗。许多人羡慕妙手偶得之人，殊不知其光鲜背后也有艰辛。不去登山，怎么会发现水底青山同样动人？再进一步来看，人生际遇不同，即使闲暇时光，只要用心去体味，一样会发现不同的“青山”，有不同的感悟。这些感悟是人生的巨大财富，会照亮我们不断前行。朋友，你有没有发现你自己不同的青山呢？

诗话事

陈大新

补天残片女媧抛

姚合《天竺寺殿前立石》诗云：“补天残片女媧抛，扑落禅门压地坳。霹雳划深龙旧攫，屈槃痕浅虎新抓。苔黏月眼风挑剔，尘结云头雨磕敲。秋至莫言长屹立，春来自有薛萝交。”

天竺寺殿前原有一方巨石，石基处压地成洼。石身上刻划深深浅浅，斑痕叠迹，使这方立石更显出苍古磅礴，风雷云雨，让人感到隐隐有虎啸龙吟。石上薛萝春来攀缘，秋至枯萎。而立石屹立如老僧入定。“无材可去补苍天，枉入红尘若许年。”这方立石，莫非是女媧抛下的残片，如今落在佛门。虽然未被好事者著入书中，却先入了姚合的诗里。

咏古寺殿前的立石，姚合感慨系之，想必有无限心事交付其中，诗人是在自伤身世？还是为立石被女媧所抛惋惜？或者兼而有之。天竺寺殿前立石让诗人一时遐想联翩，情难自禁，挥笔题诗。这一首七律，并无难解之处，只是对立石作一全方位的描画。女媧炼五色石补天，事见《淮南子·览冥训》。通过诗人聚焦，天竺寺殿前立石如在读者眼前，足见诗人功力。向来这首诗的注家，只点出天竺寺在杭州，然现在杭州天竺寺分上中下三寺，姚合所写的究竟是哪个天竺寺，有必要明确指出。

明代田汝成《西湖游览志》称：“下天竺寺，坐灵鹫山麓，亦僧慧理建。隋开皇十五年，有僧真观者，钱塘人，操行高洁，掌有仙文，与禅师道安、头陀石室、檀越陈仲宝，拓而修之，号南天竺寺。”“中天竺寺，在稽留峰北，隋开皇十七年，僧宝掌建。宝掌以唐高宗显庆二年往浦江，化去，自称度世一千七百二十二年，故兹山中尚有千岁苔。吴越王改崇寿院。政和四年，改曰天宁万寿永祚禅寺。南渡初，有摩利支菩萨像，淳熙间，建华严阁。元天历间，有僧大忻，得幸于文宗，改天历永祚禅寺，其山门‘中天竺’三字，乃国朝魏国公署额。”“上天竺寺，晋天福间，僧道潮结庵山中。一夕，见瑞光发于前涧，就视之，得奇木，刻画观音大士像。后汉乾祐间，有僧从助，自洛阳持古佛舍利来，置顶中，妙相咸

泠泠沥沥，带来清丽的美好。唯有屏声静气，用心聆听，才能觅到春的踪迹，摸到春的气息。韩愈的《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》生动活泼：“天街小雨润如酥，草色遥看近却无。”杜甫的《春夜喜雨》溢满喜悦之情：“好雨知时节，当春乃发生。”陆游的《临安春雨初霁》：“小楼一夜听春雨，深巷明朝卖杏花。”描绘了一幅幅明艳生动的春光图。李清照的“枕上诗书闲处好，门前风柳雨来佳”，诗人观书、写诗、听雨、赏景，怡情养性。苏曼殊的“春雨楼头尺八箫，何时归看浙江潮”，以梦幻般的诗境表达了乡愁的惆怅和对生命的理解。

仲夏听雨最热烈。这雨下得真切、大胆、直率，无所顾忌、轰轰烈烈、酣畅淋漓。既有“麦随风里熟，梅逐雨中黄”的绚丽之景，还有“黄梅时节家家雨，青草池塘处处蛙”的天籁妙音，更有“雷声千嶂落，雨色万峰来”的宏大气势。因为这时的雨多是随暴风而来，雨声一浪高过一浪，排山倒海，气势磅礴。雨声涵盖了天地间一切的噪音，尽兴弹奏着雄浑的自然乐章。如张九成在《雨》中描绘的那样：“已止还复作，泻檐声更长。”樊珣的“江南仲夏天，时雨下如川”，以及陈文述的“一夜雨声凉到梦，万荷叶上送秋来”。仲夏听雨，心绪仿佛被烈火点燃似的，可以驰骋八荒，总有一种跃跃欲试的冲动。

暮秋听雨最难忘。秋天的雨声，清晰，绵长，犹如一位羞涩的淑女。唐代李商隐的“秋阴不散霜飞晚，留得枯荷听雨声”，诗人以景寄情、寓情于景，意境清秀疏朗，蕴涵其中的心境极为深远，听到雨落在荷塘里，仿佛看到雨珠从荷叶上滚过一般，这种

鸣音馆

范树立

桐乡崇福花鼓戏

桐乡市崇福花鼓戏是当地民间的一个戏曲剧种，演出范围主要在农村，它深受广大农民群众欢迎。花鼓戏角色不多，道具简朴，方言说唱，表演诙谐，是原汁原味的乡土文艺。

记得在上世纪50年代初，崇德县举办物资交流大会，崇福镇大操场戏台上演出花鼓戏，场面十分热闹，台下观众有好几百人。我当年还小，也挤进去看热闹，只见台上一男一女两个花鼓戏演员，穿得红红绿绿的，不停地在边走边动边说唱，台下观看的人不时发出一阵阵欢乐的笑声。

据吴兴《南浔志》（清周庆云纂）记载：“咸丰年间，枪匪聚赌并演花鼓戏，男女混杂，乱后此风始歇。”由此看来，花鼓戏早在清咸丰年间已经开始流传，距今至少有160多年的历史。花鼓戏原属于滩黄类的小戏，是从滩黄演变过来的。据《中国文化史词典》（1987年8月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）介绍：“滩簧，曲艺类别，亦作‘滩黄’，代言体的坐唱形式。流行于苏、杭、沪、宁等地，形成于清乾隆年间，曲调和音乐都采自宣卷和当地民歌。辛亥革命前后，不少地区的滩黄发展为戏曲剧种，如沪剧、杭剧、苏剧、甬剧等，均是在地区滩黄的基础上发展而成。”



吕云祥

宋风遗韵

闻香识宋人

案头置一香炉，夜深人静时，点上一炷清香，让一缕缕青色的烟雾从香炉中袅袅升起，满屋郁香熏陶着窗下的读书人，这简直是一幅美妙的图画！说不定丝丝香烟会令读书人更快身临“书”境，从而文思萌动，灵感大发。

溯其源头，香文化在汉唐两代已得到快速发展，及至宋代，出现了《香谱》等一批关于香的专著，香文化步入鼎盛时期。而香文化又是伴随着禅文化而来的，司马光在《戏呈尧夫》一诗中写道：“近来朝野客，无座不谈禅。”说的就是宋代士大夫参禅学佛蔚然成风的现象。禅诗、禅文、禅茶……禅茶一味、文禅同体，由谈禅而衍生的各种文化雅事，受到文人士学们的追捧，糅合佛寺

听雨就会有不同的感悟。以一介布衣孤独终老的宋末词人蒋捷在《听雨》中总结得到位：“少年听雨歌楼上，红烛昏罗帐。壮年听雨客舟中，江阔云低，断雁叫西风。而今听雨僧庐下，鬓已星星也。悲欢离合总无情，一任阶前、点滴到天明。”词人用三个时期不同的听雨感受，表现了少年时的浪漫、中年时的艰辛、老年时的悲怆，无不被雨声渲染得淋漓尽致。身世之痛、家国之感呼之欲出，喟叹了逝水流光的人生痛苦，读来痛彻心扉。

喜欢听雨，尤其喜欢在夜晚听雨。此时，亮一盏灯，驻足窗前，手捧一杯香茗，临风静静听雨，内心贮足了诗意，人间的一切都被雨声包容洗涤。在雨声中抒发情感，吐故纳新；在听雨中神清气爽，心静安宁，便觉自己是个不俗之人了。



黄梅时节家家雨

国学小知识

“巾帼”为什么代指女性

巾帼是古人使用的一种首饰，宽大似冠，高耸耸眼，内衬金属丝套或用削薄的竹木片扎成各种新颖式样，外紧裹一层彩色长巾。这种冠饰罩住前额，围在发际，两侧垂带，结在项中，勒于后脑，既不同于发式，也不同于裹巾，而且可以随时戴取。

先秦时期，男女都能戴巾帼用作首饰。到了汉代以后，巾帼成为妇女专用的妆饰。在汉代，宫廷贵族夫人戴帼是一种礼仪，因而，巾帼遂成为妇女的代称。宋代抗金女将梁红玉、近代民主革命家秋瑾，人们都称赞她们是巾帼英雄、巾帼豪杰。

正是基于巾帼的特殊含义，古人有时以赠送巾帼给男子对其进行侮辱。《三国志·魏志·明帝叡传》提到诸葛亮送给司马懿一顶巾帼，就是讥讽司马懿像个女人，不敢与蜀兵交战。《南史·萧宏传》也记载说：“魏人知其不武，遗以巾帼。”

草木记

孙丽丽

莫名地喜欢“茶蘼”二字。茶蘼花开，一年春又尽，茶蘼不争春，寂寞开最晚。茶蘼花是孤独的，是所有花中最平静厚重的坚守。

“谢却茶蘼，一片月明如水。篆香消，犹未睡，早鸦啼。嫩寒无赖罗衣薄，休傍阑干角。最愁人，灯欲落，雁还飞。”清代纳兰性德《酒泉子·谢却茶蘼》写出了，月光如水的夜晚，茶蘼花一瓣一瓣地凋落，供桌上的香已燃尽，可我依然没有睡意。早起的乌鸦又开始新的一天啼叫。唉！又是一夜无眠。

“带月披星担惊怕，久立纱窗外，等候他。暮听得门外地皮儿踏。最愁人，灯欲落，雁还飞。”清代纳兰性德《酒泉子·谢却茶蘼》写出了，月光如水的夜晚，茶蘼花一瓣一瓣地凋落，供桌上的香已燃尽，可我依然没有睡意。早起的乌鸦又开始新的一天啼叫。唉！又是一夜无眠。

“带月披星担惊怕，久立纱窗外，等候他。暮听得门外地皮儿踏。最愁人，灯欲落，雁还飞。”清代纳兰性德《酒泉子·谢却茶蘼》写出了，月光如水的夜晚，茶蘼花一瓣一瓣地凋落，供桌上的香已燃尽，可我依然没有睡意。早起的乌鸦又开始新的一天啼叫。唉！又是一夜无眠。

不要去看茶蘼花，那是初夏的最后一抹春色。清晰记得青梅如豆的时节，与你一起采摘，当时我们隔着花对望的情景如在梦中。宋代稼轩居士花下与郑使君惜别醉赋：“莫折荼蘼，且留取、一分春色。还记得青梅如豆，共伊同摘。”

茶蘼花，是宋代一个文化符号，宋代的文人雅士，喜欢在自家庭院种上茶蘼。每到春末夏初，花儿盛开时，便邀请宾客在茶蘼架下喝酒。那场景，清幽风流有着“曲水流觞”之雅致。微风拂过，客人们身上落下茶蘼之花。

“开到茶蘼花事了”这句诗，出自宋代诗人王淇的《春暮游小园》，“一从梅粉褪残妆，涂抹新红上海棠。开到茶蘼花事了，丝丝天棘出莓墙”。梅花纷纷落下，像少女卸去粉妆，海棠花开了，就像女孩脸上涂抹了红粉一样艳丽。等到茶蘼花开，春天的花都开完了。

《红楼梦》里借花喻人，用茶蘼隐喻麝月的命运。她就像茶蘼花，等到晴雯已死，袭人出嫁，等麝月登场时，却是春华已逝，宝玉出家了。“韶华胜极”，凡事盛极而衰。

茶蘼是一种伤感的花，花语是末日之美。茶蘼花开，是一年春天花季的终结，最灿烂、最繁华的春天即将过去了，一年春事到茶蘼。

处处不离香，玩赏赏花要焚香，宴客会友要焚香，独居幽坐、案头枕边、灯前月下无不焚香，写诗填词更要焚香，如黄庭坚所云：“天资喜文事，如我有香癖。”当然文人咏香也成了一时的风气，如欧阳修的“愁肠恰似沉香篆，千回万转奈还断”，苏轼的“金炉犹忆麝煤残，惜香更把宝钗翻”，辛弃疾的“记得同烧此夜香，人在回廊，月在回廊”，李清照的“薄雾浓云愁永昼，瑞脑销金兽”，陆游的“一寸丹心幸无愧，庭空月白夜烧香”，等等。

想起宋代文人的这种“香事”，顿生艳羡之情，焚香之中，送别时光，消磨尘缘，借香的能量来营造气氛，清除杂念，获得心灵的宁静和精神的超脱。韵味悠悠中的宋人“香事”，多么令人神往啊！